

诚征小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,要求地域性,正能量,主旋律,原创。不拒草根,不唯名家,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:ls-wbsc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谈天说地

漫天星斗闲话时

□胡竹峰

一天天热了,早晚也不见凉。正午时分,烈日高悬,三五只鸣蝉叫个不休,十分燥意。西瓜上市了,以前大抵是平板车,现在则变成拖拉机或者农用车了,装得满满的。

小时候,夏天热,父母偶尔从村口小店抱回两只西瓜。回来后,将瓜装进尼龙袋或者用网兜套住,沉到古井里,用井水冰镇一下午,晚饭后全家人坐而分食。现在偶一回忆,我还记得这样的场景:

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,下面是平坦的稻场。乘凉的人睡在竹床上,或仰着,或趴着,或侧着。顽皮的小孩翘起双脚临空挥动,数不清的萤火虫星星点点闪着光亮。老妪摇着轱辘,从井深处拽起西瓜,放在椅子上,用菜刀打开来。刀锋过时,隐隐布匹撕裂之声,绯红色的瓜汁流在椅面上,顽童嘴馋,以手指轻濡,吮指而食。老妪嗔骂道:“你这个好吃鬼。”反手一刀,切下一大片瓜递了过去。那顽童是我,老妪是祖母。

前几天去郊区朋友家,他老岳父也把西瓜沉到井底,让我想起童年往事。现在祖母已故去好几年,再也不能切瓜给我吃了。祖母喜欢西瓜,到了晚年,十来斤重的还能吃掉半个。一个大西瓜,三个好朋友,在漫天星斗下静坐,不必把酒也能闲话。

葡萄的样子好看,不管是红色的、紫色的、蓝色的、青色的、黄色的、橙色的,还是黑色的,都好看。我家老房子旁边有株葡萄,根藤粗如胳膊,绕在乌桕树上。每到夏天,葡萄一串串结果,在藤上,由小至大,盈盈似绿豆,累累如青珠,壮观得很。白天,乌桕树一片浓荫,葡萄笑哈哈挂在树上。夜里,萤火轻舞,虫多杂鸣,葡萄睡在凉爽的夏风中。

新摘的葡萄滋味绝佳,轻轻一揭,皮去了大半。丢在嘴里,汁水充沛,脆嫩酸香中透着甜。甜又并非一味到底,九分甜中缥缈着一丝酸、一丝涩、一丝苦,滋味上来了,回甘悠长。

葡萄入了曹丕的文章,身价就高起来。当其朱夏涉秋,尚有余暑,醉酒宿醒,掩露而食。甘而不腻,脆而不酸,冷而不寒,味长汁多,除烦解渴……道之固已流涎咽唾,况亲食之邪……即远方之果,宁有匹者乎。——《与吴监书》

曹丕写葡萄,有人情之美,更写出了葡萄的色香味,堪称神品。信中所说的中原葡萄是什么品种,不知道,并未交代。曹丕这篇短札喜气盈盈,有小儿得饼之乐。“宁有匹者乎”五字不像帝王手笔,但文章正是好在这里,后世帝王不多见这样的性情文字。

有画家给曹丕绘像,假充学问,居然让他手持一串葡萄,恶俗得很。曹丕说葡萄脆而不酸,不少人对“脆”字颇觉讶异:脆的是什么葡萄?我吃过一种野葡萄,大拇指头般大小,人嘴有脆之感。

记得故乡乌桕树上的葡萄藤累累垂垂,很多年未见了。

故乡还有赖葡萄,与葡萄无关,形态极美。此物北方似乎不多,江南常见,浙江有地方称为红娘,不知何故得享美名。

记忆中有乡邻在墙脚种过赖葡萄。入伏后,赖葡萄从青色到金黄色。也不摘下来,任它挂在那里,看着玩。白墙黑瓦青藤绿叶,十几个赖葡萄露头露脑,真是好看。有时我们也摘下一个,捏开,但见籽儿颜色鲜红,有一点甜味,并不好吃。那种情味却惦记至今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
请与lswwbscgh@sina.com联系

如果问中国的音乐大省是哪里?可能会有多种答案,比如,内蒙古、西藏、新疆、陕西……对此,演出家、音乐学者徐横夫先生的新著《回荡》,写得清清楚楚——辽宁。

经典之声

□蒋子龙

蒙古族经典歌曲《嘎达梅林》以及令人心神沉醉的《牧歌》,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辽宁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安波,根据内蒙古民间音乐整理、改编并推广开来的。抗战时期,他还将陕北的《骑白马调》重新整理填词,使其成为蜚声中外的《东方红》。后来在创作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时,安波担任音乐组组长。秧歌剧《兄妹开荒》以及“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……”同样是安波创作,他还将大连民间乐曲《江河水》整理推广到全国,乃至被二胡演奏家作为保留曲目带向世界。

《青藏高原》是一首连西藏摇经筒的老阿妈都会唱的歌,却是从未去过西藏的沈阳人张千一创作的,他认为“心有多大,想象力就有多大”。徐横夫说,在格尔木,有一次兵站演出队在台上唱《青藏高原》,台下1600余名战士,一起跟着大声唱。那是心的融合、心的共鸣,台上台下同声发出撼人心魄的高腔。

2005年,美国欧柏林音乐学院院长大卫·斯道率团来华,曾饶有兴趣地问徐横夫:“你们中国有一首可以用来挑战高音的歌,叫什么名字?”他边说边比画地哼唱起来……原来,他们此前在上海、四川等地演出时,都有中国歌唱家演唱《青藏高原》,高亢而荡气回肠的曲风令他着迷,一路走下来,几乎快跟着学会了,只是婉转的高腔还上不去,舌头也不怎么听使唤。

同样没有去过克拉玛依的吕远,创作了《克拉玛依之歌》,并因此歌成为克拉玛依荣誉市民。他1929年生于辽宁丹东,自小天赋实现,吹拉弹唱无师自通。1946年参加解放区文艺宣传队,背着六弦琴走到哪儿唱到哪儿,大多还是自编自唱。他是旋律大师,每一首歌都非常好听,且曲调迥异。如《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》,奔放、辽阔、高远,犹如置身于东北林海之中;《九里山疙瘩十里里沟》,曲调婉约,情致起伏绵柔,充满西部黄土地的风味……他能完

大家微语

晚熟

□莫言

- 我想我是晚熟的。
- 晚熟不是坏现象,早熟很容易造成早衰。突然爆发的东西往往会很快消失,缓慢发展的反而寿命会比较长,这是自然现象。
- 当然,我们讨论的“晚熟”主要是心智。我们现在的教育,很多家长都急于求

“弟兄七八个,围着柱子坐,只要一分开,袍衣就扯破。”我奶娘给我打植物谜语,让我猜。我脱口而出:大蒜。奶娘是沙溪人,移居来到郑坊。我三个月大,便跟着她。她清清瘦瘦,说话温雅。在我孩童时代,她很喜欢让我猜植物谜。棉花、茄子、黄瓜、辣椒、冬瓜、白玉豆、南瓜、番茄等,奶娘都能打出谜面。

乡人离不开大蒜,家家户户种大蒜。大蒜可以栽春秋两季,最佳栽种季节是在农历十月初。秋天地燥,松开土层,泥层锄得碎碎,蒜瓣按照10厘米株距浅埋泥土,盖上茅草或藓衣,均匀地泼水。水沿着枯草衣,渗入泥层。浇水一般在早晨或傍晚(避开阳光照射),两天泼一次,泼了三次,青青的蒜芽露出了泥面。蒜芽现出枯草衣,再施肥。肥是农家肥,用水泡了三五日,装在水桶里,用长柄木勺,一勺一勺地浇大蒜。大蒜吃肥,选的地方要肥,施的肥要厚。吃了肥,蒜芽抽了八天十天,蒜茎直挺了上来,青苗叶舒张了起来。

青青苗叶,那个香啊,真是无所比拟、无可替代。红烧鱼、干煸泥鳅、炒肉、炒鸭杂鸡杂、焖田螺,撮一把蒜叶下去,去腥除

美艺术地赋予歌曲以最大能量。音乐的存在,其先决条件就是令人陶醉,内化于心,打动灵魂。

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,是辽宁开原锡伯族人关鹤岩创作的,曾任陕西乐团团长、歌舞剧院院长,被著名作曲家赵季平称为陕西音乐界的灵魂人物。白诚仁自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后,创作出了地道湖南味儿的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,后来被尊为“湖南民歌之父”。

不只如此,人们常说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”。而辽宁,在众多历史时期,都创作出了举国传唱的经典之声。如反映战斗生活的,有《我是一个兵》《红色娘子军连歌》《红梅赞》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等;和平时建设时期,有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《俺是快乐的饲养员》《打靶归来》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《长江之歌》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等。

即便是后来,音乐同其他艺术一样,难有经典之作,可同辽宁结缘的歌曲还是有很好听的旋律,并能迅速流传开来。如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《今天是你的生日,中国》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等。丹东人郑秋枫,创作《我爱你,中国》,只用了一两个小时。当然,他酝酿的时间不会这么短。生于大连的徐沛东,除去为多部电影、电视剧、歌剧与舞剧配乐以外,还创作了逾千首歌曲,其中《亚洲雄风》成就了韦唯,《辣妹子》《爱我中华》成全了宋祖英……沈阳人郭颂创作并演唱的《乌苏里船歌》,充满浓郁的东北风情,198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。辽宁音乐全国开花,有许多歌还成为一个时期“最好的声音”,并经久传唱。

谷建芬,祖籍山东,生于日本大阪,却在大连长大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音乐界有些人抨击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《乡恋》是流氓歌,谷建芬却陆续创作出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《绿叶对根的情意》《思念》

成,恨不得孩子小学就学完大学的课程,这种追求是病态的、是强迫症的,而且效果不一定好。

●在文学创作中,我们也见过很多少年天才,但最后能写出伟大作品的确实不太多。说到底,文学是人学,文学是盯着人来写的,无论是写战争还是写瘟疫,写婚礼还是写葬礼,最终都是写人的内心,杂味,提鲜带香。蒜叶切得细细,下锅翻炒三五下即起锅,蒜叶鲜嫩。乡人去蒜地摘蒜叶,不叫摘,叫揪。大蒜还是幼苗,一株大蒜揪一叶,指甲抠在叶蒂,轻轻摁进去,采下来。煮番薯粉丝、炒蛋皮、煸茄泥、酱爆豆干、煎豆腐,都离不开青蒜叶。

蒜叶纤维化了,也就老了。老蒜叶慢慢麻黄,而后枯黄,蒜粒失水收缩。乡人撩起长长黄黄的蒜叶扎一个头巾状,八株成捆,挂在屋檐下,任风吹干。屋檐有了古典油彩画的美学品质:黑黑的瓦檐,褐褐的蜂箱,红红的辣椒,白白的大蒜,黄黄的大豆,青青的冬瓜。何谓南方的故乡,色彩与味蕾的原初之地。

取一挂大蒜下来,剪下大蒜头,和酱油、醋、盐巴、白糖、油、生姜、花椒一起,放在菜厨一角,要用大蒜头了,剥衣取蒜子。蒜子并不切,而是用刀拍,拍成蒜碎,烧菜了,手撮一蒜末下去。



等,痛痛快快唱出年轻人的想法。当年,拍摄电视连续剧《三国演义》,剧组邀请十几位作曲家为主题歌谱曲,最后选出前五名,谷建芬的曲稿排名第一。一位主管领导得知最后留下的作曲家是四男一女,竟当着剧组主创人员来了一句:“不能找个女人来为《三国》配曲呀。”他的意思可能是《三国演义》是男人写的男人的故事,女作曲家可能谱不出雄浑之音。他的话令在场的人很尴尬,导演偷眼瞄瞄旁边的谷建芬,谷建芬朗声接口道:“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女人!”后来千挑万选,还是采用了谷建芬的曲稿,经杨洪基一唱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……”立即轰动,成为《三国演义》的点睛之笔,恰到好处地诠释了明代大才子杨慎词的意境。

谷建芬还有一桩惊人之举,1984年,在自身处境恶劣的情况下,变卖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,东拼西凑不惜举债,开办了谷建芬声乐培训中心,为那些唱歌的好苗子免费开设声乐、乐理、视唱练耳与外语等课程。不但不收一分钱,包吃包住,每月还向每位学员发放45元的生活补贴。当时,这样一笔钱足够一个三口之家的每月生活所需。跟谷建芬学习过的歌手,后来许多成了红遍中国歌坛的明星,其中有刘欢、毛阿敏、韦唯、那英、孙楠等。

正如横夫先生所说:“历史上很多事情,动因朴素,结果却功德无量。”

●我觉得生来锦衣玉食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,曹雪芹如果不是家道中落,就没有《红楼梦》;鲁迅如果不是因为祖父受科场案件牵连导致家道败落,他的小说也不会那么深刻;蒲松龄如果不是科举失意,《聊斋志异》就不存在了。

蒜头是乡人离不开的宝物。醋泡蒜头两天,去了辛辣,成了早餐小吃。乡人得了肠炎,也不去诊所就医,捣三个蒜头,白醋冲蒜汁,吃大碗下去,一日两次,不医而治。孩子手上或脚上有疮痂,脓口出不了,蒜切片贴疮口,敷三百草,一天贴一次,贴三天破脓,收了疮口。我初中同学志刚,餐餐生吃一个大蒜头,已有二十余年。他从不伤风感冒。他吃红皮大蒜。郑坊大蒜是上饶著名的物产,乡人去城里探采,大蒜作伴手礼。

春季栽种大蒜因不需要经过低温春化,幼苗期短,蒜薹迅速生长,鳞芽膨胀快,90至110天便发育成熟。蒜薹香味浓郁,是初夏美味,炒鳝片、炒蛋、炒咸肉,是乡人佳肴。

奶娘故去三年了。每每去屋檐取大蒜下来,我便想起她给我说的谜语。

她曾说,兄弟如蒜子,父母如蒜柱,柱老子散,各自繁衍。温语在耳,我心里却并不难受。大蒜如此,人子也如此。

沐浴在清朗的月光下,我们一边数星星一边用新鲜的花生配啤酒吃。